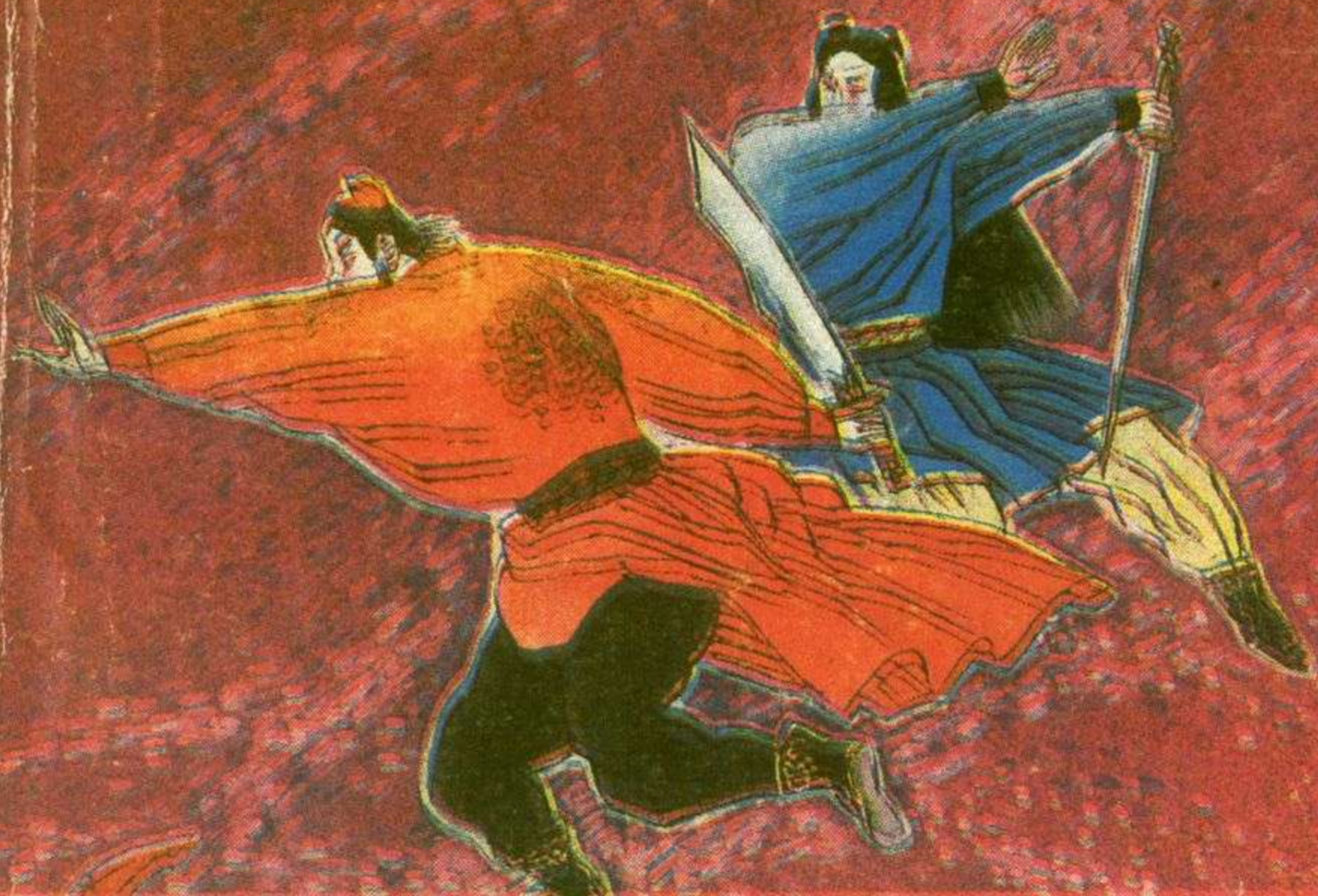


神雕俠侶



7

金庸武俠連環畫

神雕俠侶（七）

——根据同名武侠小说

原 著：金 庸

改 编：文 西 早

绘 画：绪经 福金

扫描制作：玉 娇 龙

神雕俠侶（七）

四川美術出版社



绿萼随母亲进了内室，问道，“妈，怎么办？”裘千尺心烦意乱，但绝不就此屈服。她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你去瞧瞧杨过在干什么。”此言正合绿萼心意，便“唉”地一声，向母亲告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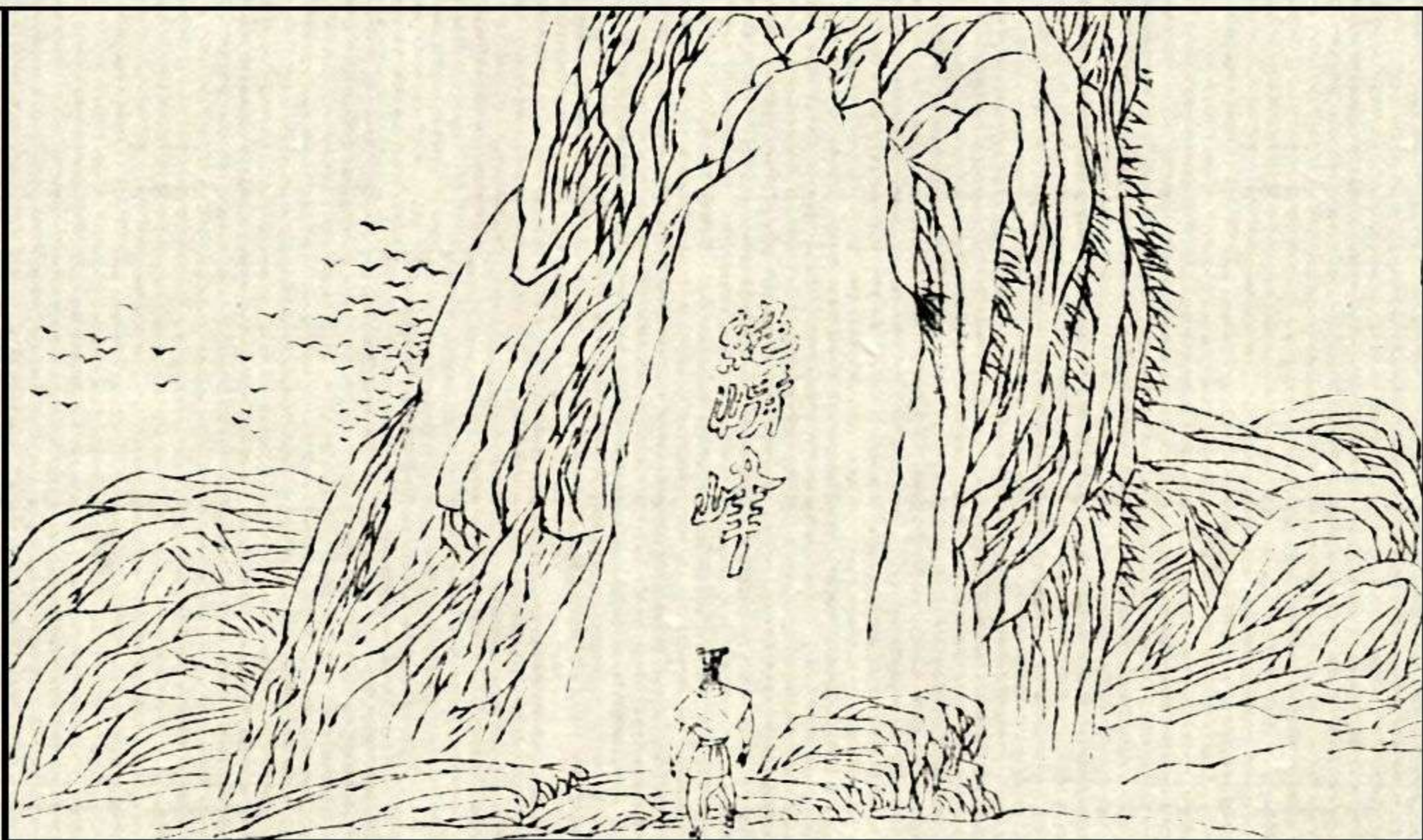
行到半路，听到前面有人说话，正是杨过的声音，接着小龙女回答一句，好似说到“公孙姑娘”，绿萼趁天黑未被发觉，便往道旁柳树丛中一闪，心道：“不知她在说我些什么？”放轻脚步悄悄走近，见两人并肩而立。



杨过道：“你说此事全仗公孙姑娘从中周旋，委实不错……啊哟！”这一惊叫令绿萼好生惊诧，情不自禁地探头张望，朦胧中见杨过跌倒。小龙女问道：“是情花之毒发作了吗？”杨过已痛得牙关难开。



小龙女道：“你每次发作相距越来越近，那神僧尚须一日方能醒转，便算他能配解药，也未必……，我倒有个法子，你娶公孙姑娘为妻，……”杨过打断她的话道：“龙儿，你我夫妻情深爱笃，咱们之间决不容有第三人插入。”



绿萼听罢，知道自己相思成空，已成定局。不禁万念俱灰，决意不想活了。她悄悄退开，漫步向西走去，一路神魂颠倒，浑不知身在何处。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才发觉自己走到了极少人行的艰险之地——绝情峰。



绿萼走上绝情峰山腰，来到“断肠崖”，决意在此葬身谷底。忽然，听得山石之后传来说话声，侧耳倾听，心中不禁怦然一跳，说话的竟是父亲公孙止，和今日闯进谷来的李莫愁。

金庸大侠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只听公孙止道：“咱们在这里相遇，当真有缘千里来相会！哈哈……”李莫愁道：“我为情花刺伤，你半点没放在心上？”公孙止道：“我心里更痛，那解药在那恶妇手中，不可强逼交出，只有诱取一途。”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〇七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只听公孙止道：“那恶妇对女儿极是爱惜，我去将绿萼诱来，你出手擒她，将她掷在情花丛中。这么一来，那恶妇不得不取出绝情丹来救女儿，咱们俟机劫夺。女儿我虽舍不得，但更舍不得你啊！”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〇八



绿萼突然明白了，父亲被撵走后，并未出谷。李莫愁在害死洪凌波时，自己也遭情花毒刺刺伤，两人相遇，父亲产生了娶她的欲念，故要用亲生女儿的生命来讨好一个初识面的女子。想到此，反产生了离开此地的念头。



绿萼返回，准备等待公孙止来诱骗，刚走到情花树丛，一个念头闪电般产生。反正我要自尽，何不用此计向妈妈骗取灵丹，去救杨大哥的性命？想到此，精神一振，折了两条花枝，走去母亲房门。



裘千尺听到女儿叫声，打开房门，见女儿胸前挂着两枝情毒花，脸色惨白地走进来。绿萼缓缓道：“是爹爹与那今日进谷的道姑在断肠崖前说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还骂了你。他们发觉了我，那道姑便将我推入情花丛中。”



裘千尺恨恨问道：“那老贼和那道姑呢？他们在哪里？”绿萼道：“他们多半仍在那边。”心想，母亲若问个不休，终于查出真相，取不到解药，杨过身上的毒质终是难除。一想到杨过，便胸口大疼：“哎哟，女儿这番活不成了。”



裘千尺又恨又急，命侍儿取出钳子，将绿萼的毒刺取出，安慰女儿：“不怕，咱们还有半枚绝情丹未用。你服了这半枚丹药，花毒虽然不能尽除，只要你乖乖地陪着妈妈，对任何臭男子都不理不睬，想也不想他们，那便决计无碍。”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裘千尺双手一拍，命四名侍女将坐椅抬出，来到大厅门上。众弟子见女谷主来到，均上前行礼。裘千尺说道：“开门！”两名弟子打开铁门，另有八名弟子提着两张渔网，在裘千尺左右护卫，相率进厅。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一四



只见一灯大师、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诸人都坐在大厅一角。裘千尺坐稳后道：“这里除了黄蓉母女三人，其余的我可不究闯谷之罪，一齐给我走罢！”黄蓉见她眉宇间有重忧，与出厅时飞扬狠恶的神志大不同，料定谷中有变。



黄蓉道：“裘谷主，令兄是自行失足摔下深谷而死，绝非小妹所伤。但若你对此事始终耿耿，小妹任你连打三枚枣钉如何？只是打过之后，你却须赠解药，以救杨过之伤。即便小妹死了，这许多朋友仍助你解脱大祸。”



裘千尺道：“你是丐帮帮主，谅必言而有信。但你是我的死头对敌，却甘心受我三枚枣核钉，到底包藏什么诡计？”黄蓉道：“杨过于我有恩，我便送了性命也要求得丹药给他。人生在世，有恩不报，岂不与禽兽无异？”



裘千尺暗想，若非杨过救她，此刻还在洞中挨苦受难。但此念一瞬而过，恶心立生：“你站开，吃我三钉。”话音刚落，一枚枣钉疼射而出，直指黄蓉小腹。黄蓉啊的一声，双手刚捧腹，第二枚枣钉已射向胸口，黄蓉摇摇晃晃倒退几步。



裘千尺见她果然不闪不躲，心下骇然：“如此看来，她果真是了不起的人物！”波的一声，第三枝枣核钉又从口里喷出，射向黄蓉的咽喉。黄蓉此时腰腹间早已真气充溢，张口之间，一股真气喷将出来，硬生生将枣钉咬住。



旁观众人齐声惊呼。黄蓉一仰头，将枣钉波的一声，喷射梁上，皱眉道：“裘谷主，小妹受你这三钉，命不长久，盼你依言赐药。”裘千尺想自己言入众人之耳，总不能立时反悔，道：“咱们言而有信，解药便可给你！”



裘千尺转头向女儿：“萼儿！你去将从面前数过去的第五块青砖揭开。”绿萼走去，甩匕首揭起砖块，取出两只瓷瓶来。裘千尺道：“咱们信守诺言，丹药交给郭夫人。”绿萼道声“是！”双手捧着药瓶，走向黄蓉。



黄蓉正要伸手接瓷瓶，突然屋顶上喀喇一声响，灰土飞扬，顿时开了一个大洞，一人从空中跃落，挟手便将绿萼手中的瓷瓶夺去。绿萼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裘千尺一瞧，正是公孙止。



此时大门轰一声巨响，铁门左右弹开，走进杨过、小龙女、程英、陆无双来。绿萼奔去，失声叫道：“杨大哥！”眼光中无限焦虑，无限深情。黄蓉恍然明白，绿萼痴恋过儿，递过来的是真药续命灵丹，现在被公孙止抢去了。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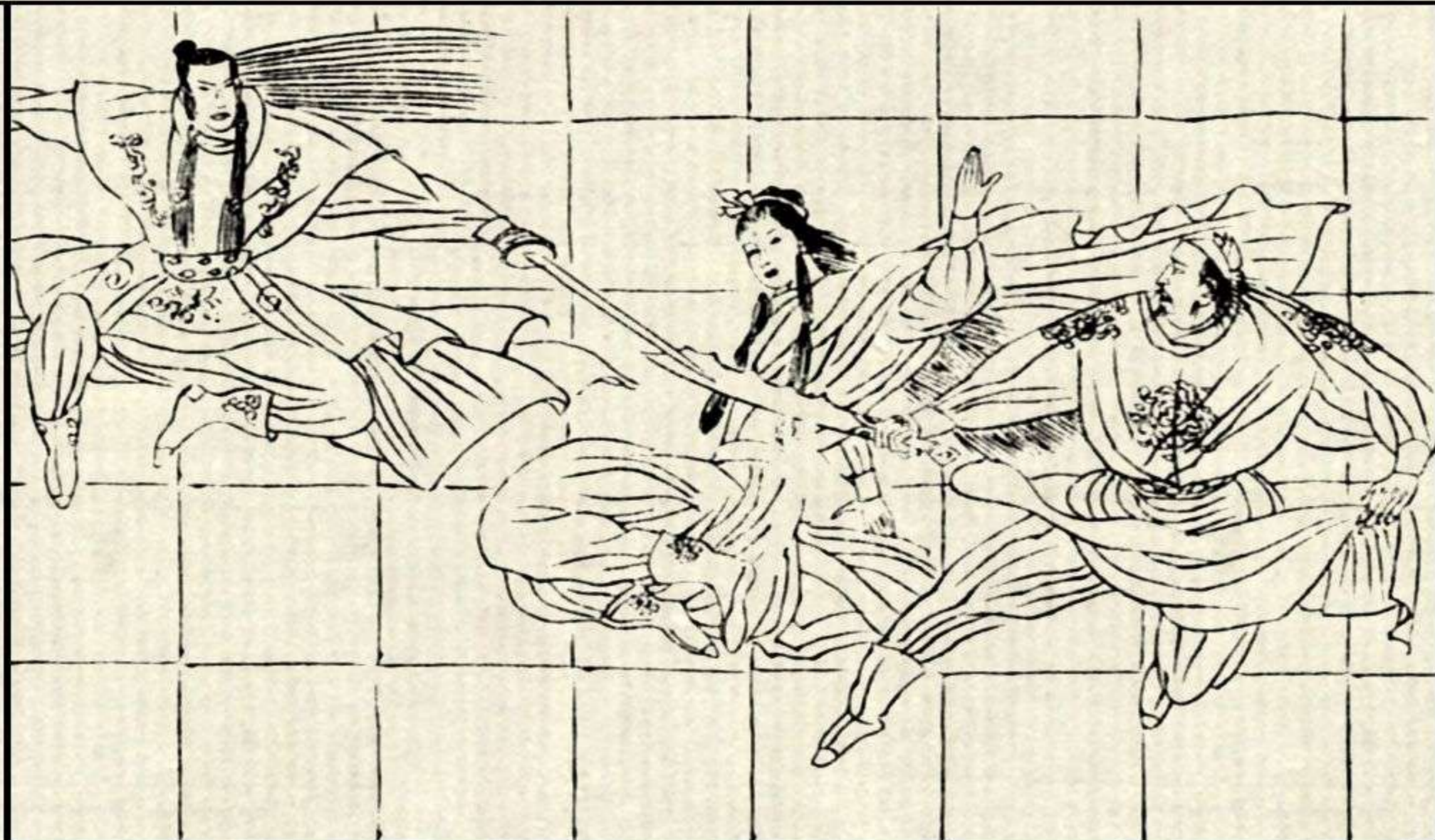
公孙止夺到绝情丹，正要夺路外闯，猛见杨过破门直入，一惊之下，腾身而起，欲从屋顶破洞中重行跃出。黄蓉早已抡起打狗棒，跃上半空，使个“缠”字诀，往他脚上缠去。裘千尺喝声“老贼！”呼的一声，一枚核钉往他小腹疾射。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二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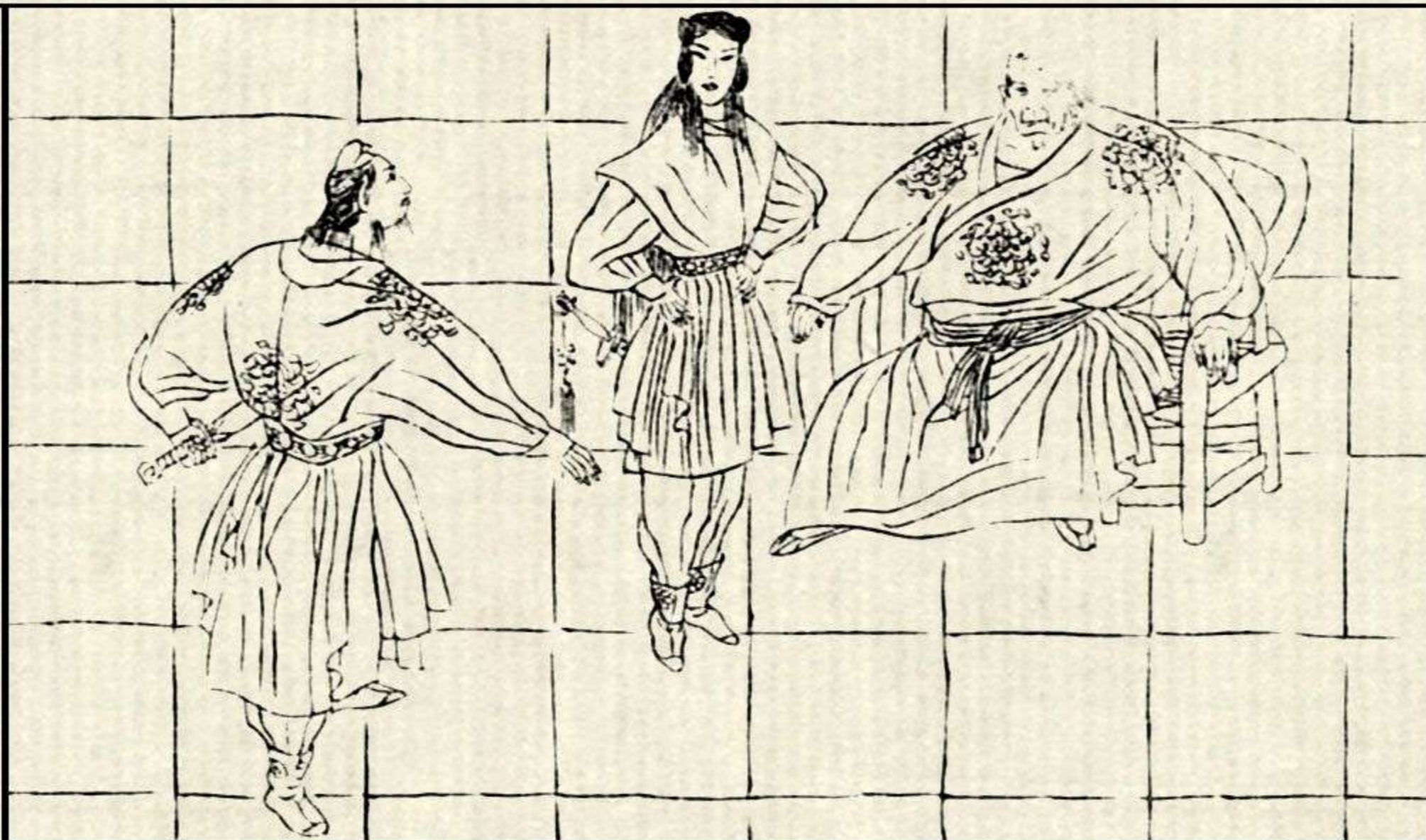
公孫止揮刀格開。裘千尺又將第二枚枣釘噴出，那知這一釘准頭却是对住了黃蓉。這奇變，黃蓉万万料想不到，急揮打狗棒擋格。但枣釘勁力太強，只感全力一震，手臂酸麻，啪的一聲，身隨打狗棒落在地下。



公孫止躍力已盡，落在黃蓉身側，橫刀向她砍去。楊過急將玄鐵劍疾指，一股勁風掠出，將公孫止金刀蕩開三尺。公孫止只覺得敵人劍上勁力有如排山倒海，心下驚駭無已，想不到相隔數月，這小子斷了右臂，武功反而精進如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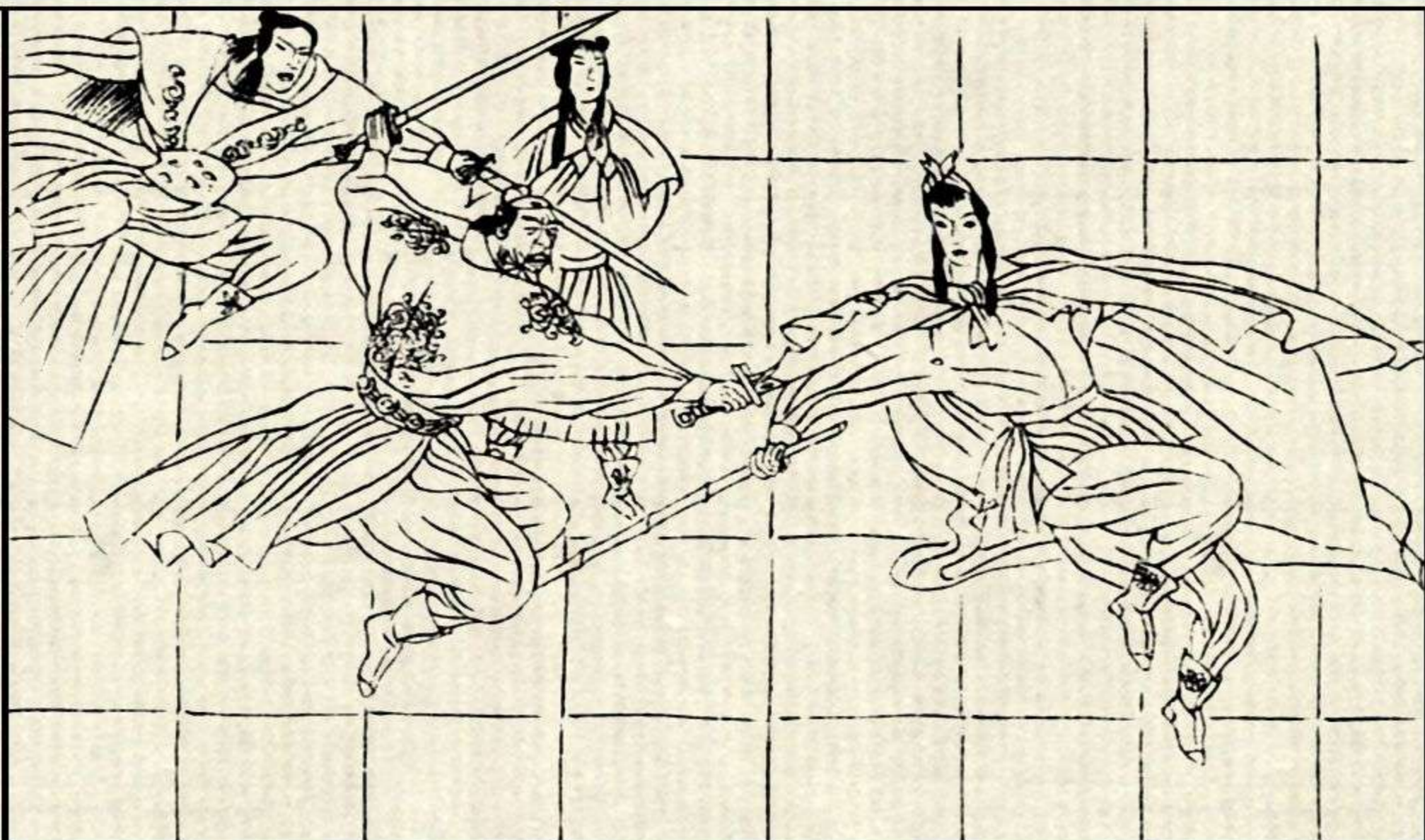
绿萼对他道：“女儿是你亲生的，你要我死，女儿也不敢违抗。但你手中的绝情丹，却是妈妈答应了给旁人的，你还给我罢！”公孙止将瓷瓶揣入怀中，道：“你母女二人心向外人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今日不跟你们计较，日后报应自见分晓。”



绿萼站在父亲和母亲中间，平素极怕父亲，现听了他与李莫愁的那番话后，伤心至极，竟然惧怕尽去，道：“爹爹，你对母亲狠心，已是世间少有，今晚你在断肠崖前，跟李莫愁说些什么来？”公孙止听女儿道破隐密，脸色大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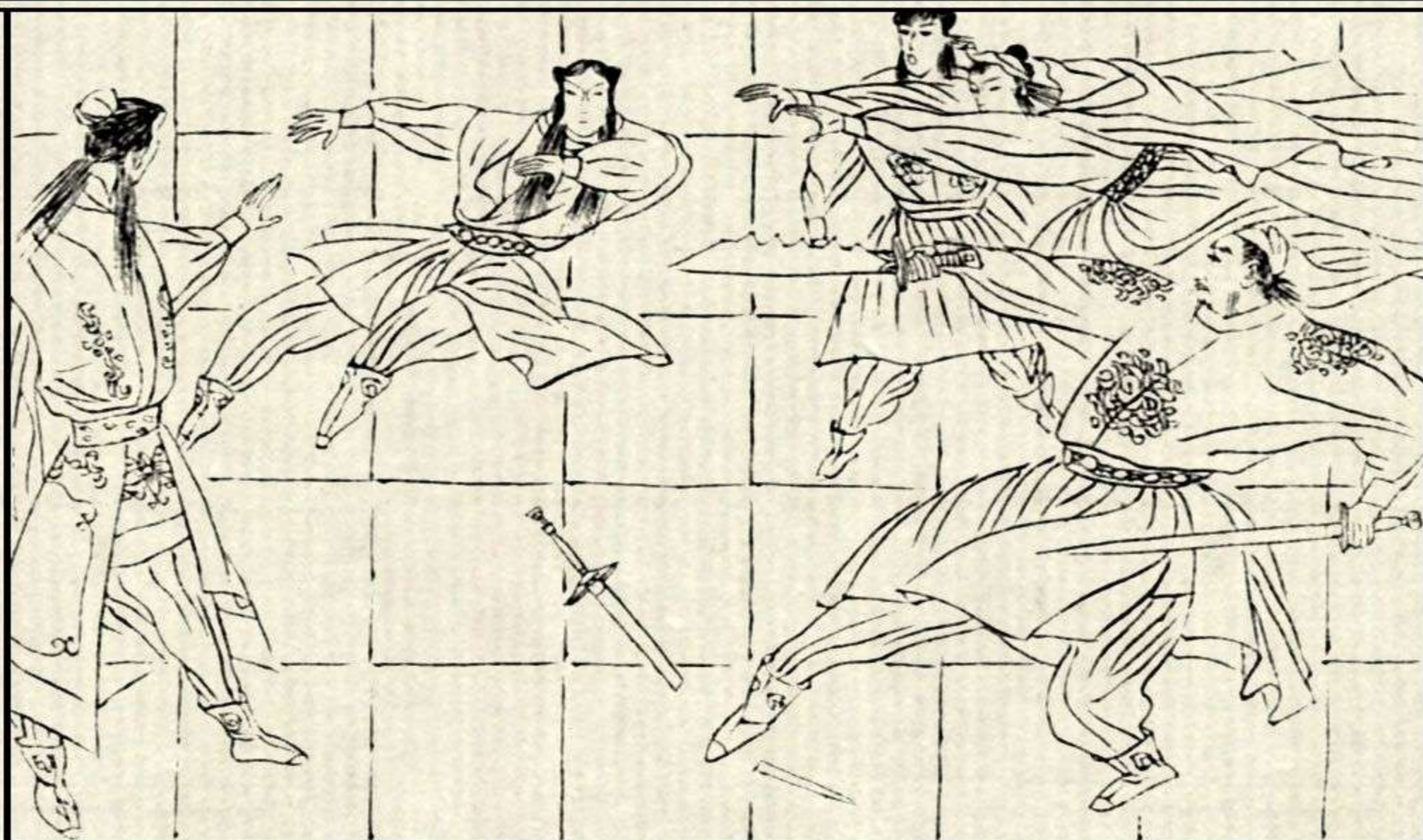
公孫止轉身大踏步往外走。楊過當即將玄鐵劍一拦，向綠萼問道：“你适才所言，其中原委……”綠萼道：“我爹爹虽如此待我，但终是我亲生之父，做女儿的不便再说……杨大哥，那半枚丹药落在爹爹怀中的瓷瓶里。”



公孫止見強敵環視，心中急想道：“只要引得惡婦和郭夫人爭鬥，我便可以乘機脫身。”當下縱聲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乖女兒，真不枉了爹爹疼愛。你和媽媽守住這邊，要令谷外的人個個來得去不得。”說罷舉刀提劍突向黃蓉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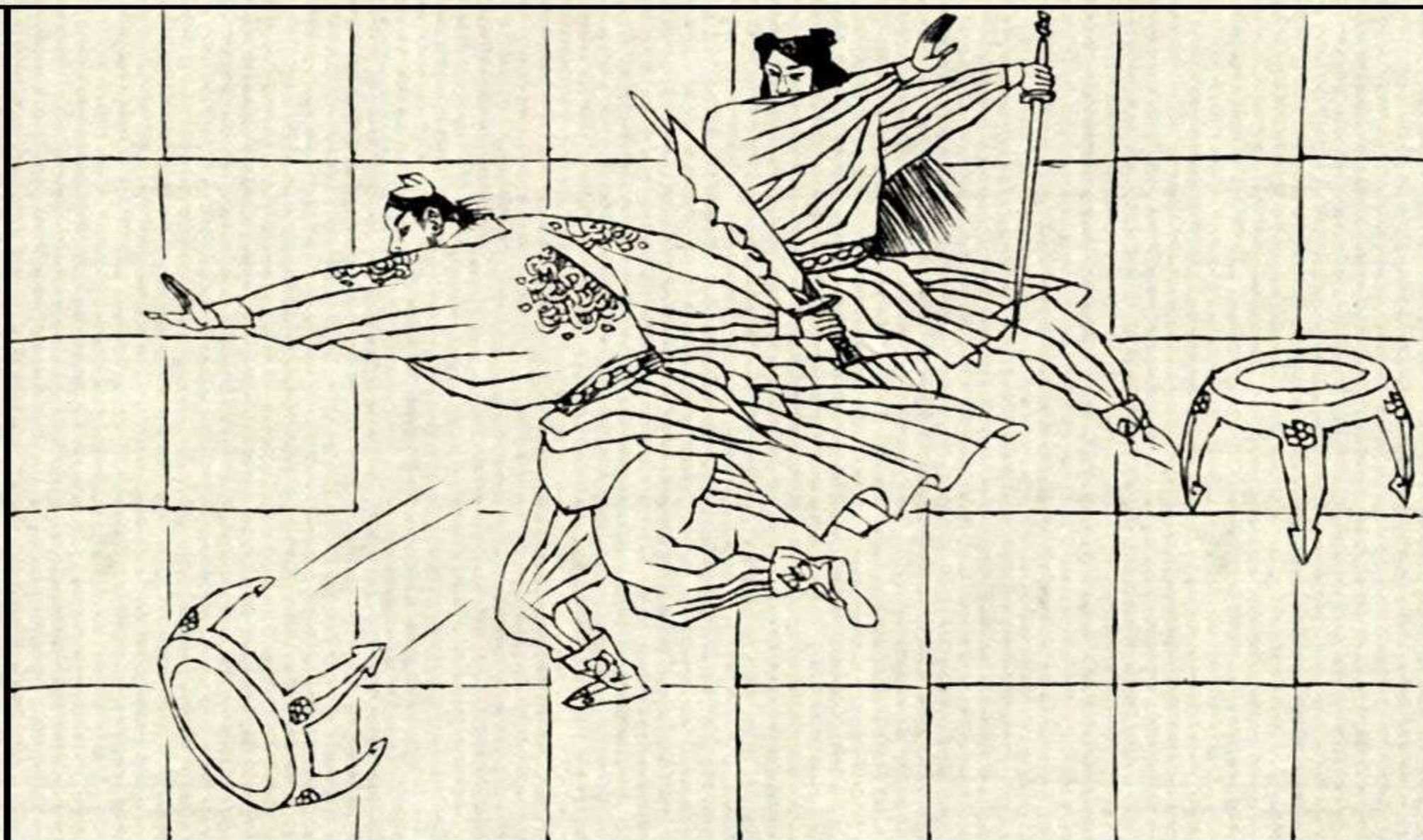
黄蓉手臂酸麻，只得侧身而避。郭芙握着长剑护着母亲。公孙止黑剑直刺郭芙咽喉，郭芙举剑挡格，铮的一声，长剑立断。那公孙止的黑剑去势毫不停留，直往她头颈削去。在这解救无方的刹那，陆无双在旁喝道：“举右臂去刺！”



郭芙不知她是要自己断一臂来替杨过雪恨，立即将右臂举起，对方剑刃立到，嗤的一声，衣袖上划破一条极长的口子。陆无双大吃一惊，郭芙手臂不仅未被削断，连鲜血也没溅出一点。杨过却不知道郭芙有软猬甲护身。



杨过向公孙止道：“她是郭大侠之女，家传绝技，刀枪不入，你这破铜烂剑，怎能伤她？”公孙止怒道：“哼，适才我手下留情，难道当真伤她不得？”说着抖动黑剑。郭芙取过武修文长剑，挽个剑花，道：“公孙老儿，再上罢！”



公孙止举刀向她门面砍去，郭芙身形斜闪，还了一剑。公孙止双手一并，刀剑均握在右掌之中，跟着左掌拍出，郭芙身子略侧，竟叫他身子向前直跌。她岂知公孙止有意如此踉跄站立不稳，撞向后堂溜走，把绝情丹速送李莫愁服用。



绿萼见他要走，忙纵身向前；“爹爹慢走！”便在此时，尖啸声起，两枚枣核钉袭向公孙止。公孙止一低头，两枚核钉叮叮两响，射入石壁。公孙止伸手扣住绿萼将她转身挡在胸前，喝道：“恶妇，你真要拼命，大家同归于尽罢！”



裘千尺口中兩枚核釘行將噴出，突見變生不測，收勢不及，忙側頭向旁射出。但聽得“啊、啊”兩聲，兩名綠衣弟子被射中，立時斃命。公孫止欲要激怒眾弟子叫道：“惡婦，你親手殺我弟子，決不能跟你甘休！”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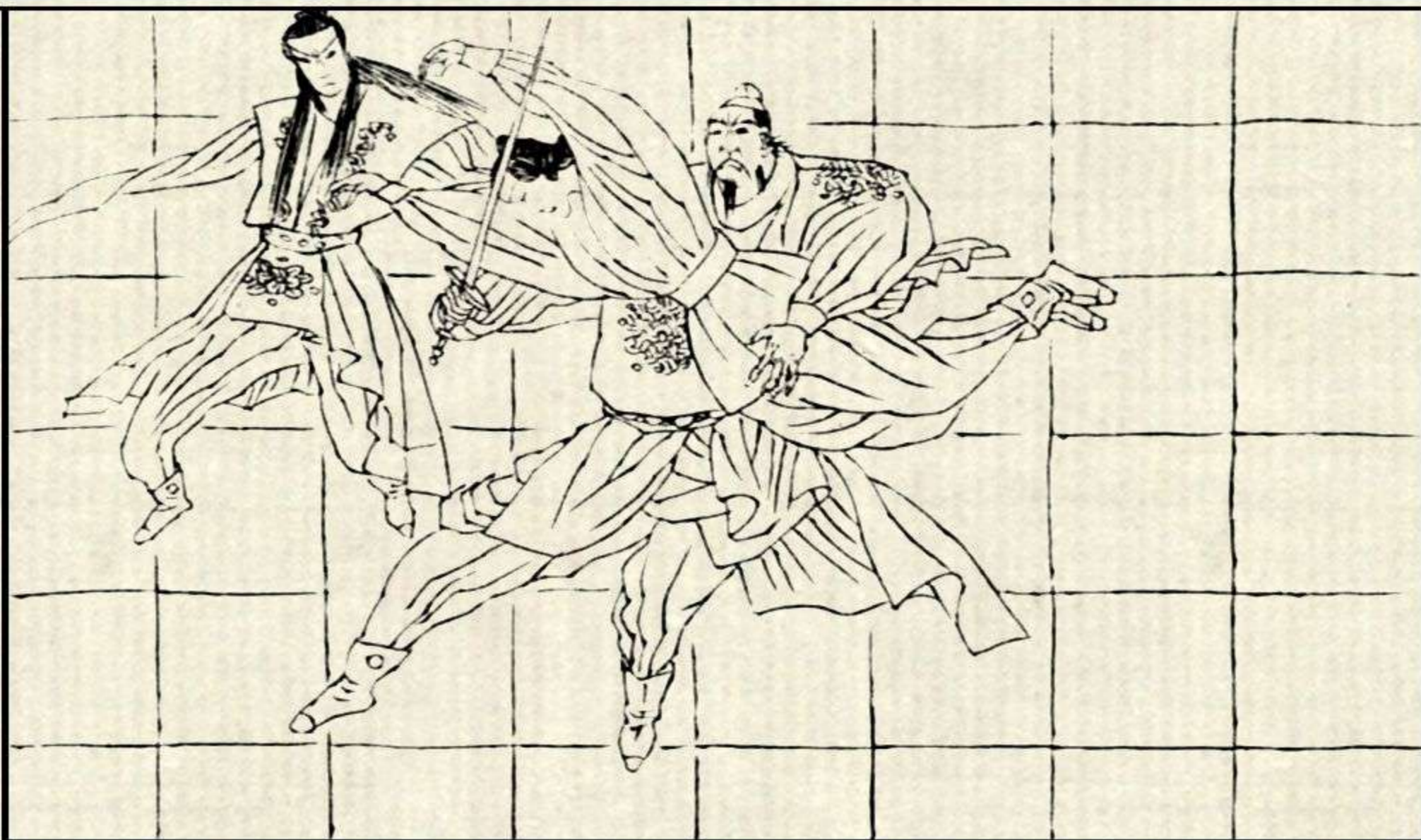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美术



这时杨过已截住他的去路，道：“万事须有个了断，别忙着走！”公孙止抱起女儿，狞笑道：“你敢拦我？”说着，以左脚为轴，滴溜溜转了几圆圈，向前趋进数尺。杨过恐伤了绿萼，忙向旁跃开去。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三七



绿萼身在父亲手中，动弹不得，头颈却能转动。眼见杨过跳跃相避，眼中充满关怀之情，不禁芳心大慰，低声叫道：“杨郎，杨郎！”猛将头颈撞向公孙止握起的黑剑。霎那间，鲜血喷溅，公孙绿萼香消玉损，死在父亲手里！



杨过大叫，扑上前去，已救不得。公孙止也吃了一惊，忽听得背后一声怒喝，见三枚枣核钉电闪而至，当即将女儿向后抛出，三枚核钉尽数打在她身上，众人见他如此狠毒，无不大愤，纷纷拔出兵刀拥上。



公孫止喝令道：“众弟子，恶妇勾结外敌，要杀尽我绝情谷中男女老幼，渔网刀阵，一齐围上！”众弟子自来对他奉若神明，听他一叫，执起带刀渔网从四角围了上来。这一围合，连裘千尺也围在其内。她大声疾呼，众弟子充耳不闻。



渔网渐渐逼近，黄蓉摸出一把钢针，扬手向西边八名弟子射去。裘千尺喷射两枚核钉，均被渔网上的吸铁石收了去。郭芙抖动长剑，向东北角疾冲，四名弟子向她兜去，五六把尖刀碰到她身上，均被软猬宝甲反弹而回。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杨过见情势危急，提起玄铁重剑往身前的渔网斩去，垮喇喇一声响，渔网裂成两半。他又纵声长啸，两剑挥过，又将两张渔网破败，公孙止见状，令道：“五网齐上，他一剑难破五网！”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〇四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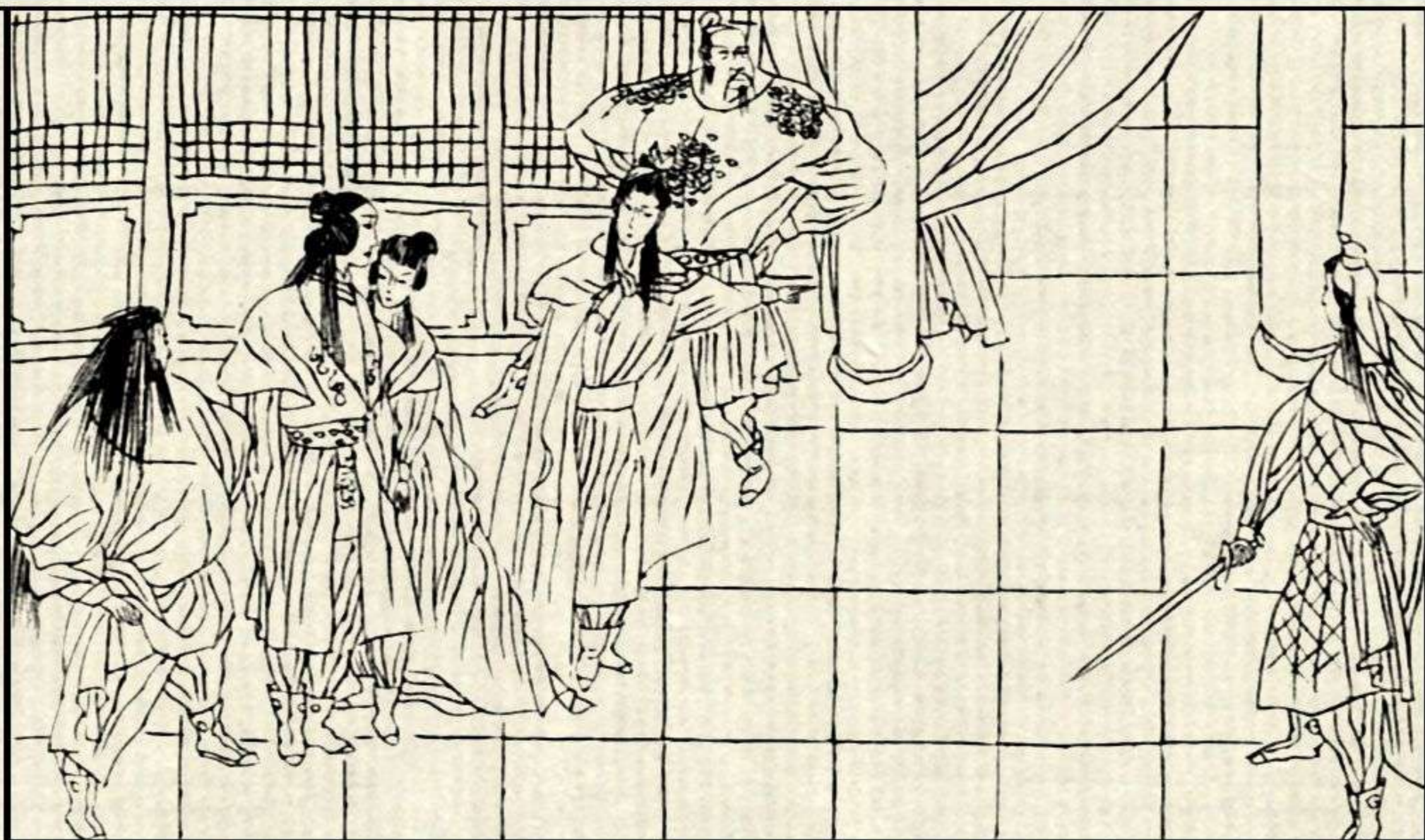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厅外一人厉声叱道：“往那里走！”黄影晃动，一人窜进厅来，仗剑傲立，正是赤练仙子李莫愁。她刚立定，门厅中又冲进一人，满身血污，散发披头，一双空手狠狠向李莫愁扑去，众人一看，是朱子柳。



李莫愁手中虽有兵刃，但见朱子柳发疯般势同拚命，竟不敢接招。杨过大疑，问：“那天竺僧呢？”朱子柳停下站立不定，道：“师哥，这毒妇害死了师叔！”杨过一听天竺僧死讯，头脑一阵晕眩。



他向小龙女转头望去，小龙女的眼光也转过来望着他。两人四目交投，都是心中一冷，全身如坠冰窖，心想：“情花毒也无法可解，完了！”两人不觉靠拢。杨过长叹一声，万念俱灰，携了小龙女的手，往外便走。



黄蓉立将杨过叫住：“过儿，隔开那两个魔头！”其时，公孙止正招呼李莫愁向他靠近。杨过却全没放在心上，只微微苦笑，却不出手。耶律齐、武敦儒等人见了，拉起一张破渔网拦在两人中间。厅上又一阵大乱。



公孙止大声道：“李道友，咱们分路出去，到适才见面的断肠崖相会！”两人齐声呼哨，分自左右掠过杨过和小龙女身畔，窜出厅外。黄蓉急叫道：“龙家妹子，截住他，绝情丹在他身上！”小龙女一惊：全仗这半枚丹药了！便挣脱杨过，飞步追去。



公孫止和李莫愁一個向東北，一個向西北而行。除耶律齊兄妹和郭芙留下陪伴一燈和黃蓉，監視裘千尺外，其餘人分兩路追趕。武氏父子一行五人追了一阵，不見了李莫愁蹤迹，只得奔去斷腸崖尋找。



天色渐明，到了山边，见杨过、小龙女、陆无双、程英四人站在那里，望着对面山崖顶。那公孙止正站在顶上仰天发笑，声音尖厉，有若枭鸣。悬崖下是万丈深谷，若他失足坠下，那半枚绝情丹便要随之而逝。



如何去拉他过来，众人争着要去。只见小龙女道声：“借剑一使！”掠过武敦儒和完颜萍身边，将二人手中长剑夺去。两人一愕之间，已见小龙女轻飘飘地奔过宽不逾尺的石梁，向公孙止奔去。



公孫止身處絕境，見小龍女竟敢過來，一驚之下，搶上攔在石梁盡頭，橫劍護身，狞笑道：“你当真不要命了么？”小龍女柔聲道：“公孫先生，你于我有救命之恩，不料我反而害得你數受折磨，我好生歉疚。我不是來跟你拼命的。”



公孙止道：“那你要干什么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我求你赐予绝情丹，此丹于你无用，却能救我夫郎。”公孙止道：“你跟那杨小子成亲啦？”小龙女点点头道：“若肯赐下，小女子永感大恩大德。”公亲止却道：“你若允我一事，这丹便可给你。”



小龙女已知其意，道：“我心已有所属，只有辜负你一番好意。”公孙止独眼一翻，喝道：“快快退去，莫怪我刀剑无情！”小龙女道：“定要动手，咱们岂不枉自相识了一场？”公孙止冷笑道：“我要亲眼见杨过呻吟而死，亲眼见你成为披麻戴孝的寡妇！”



公孫止劍隨聲至，向小龍女刺去。小龍女雖然臟腑潛毒，但自跟周伯通學了分心合擊術後，武功陡增，便使出“玉女素心劍法”，將雙劍舞得宛似兩大高手進攻一般。公孫止越鬥越心驚，但小龍女無殺他之意，他便能支撐一時。



这时黄蓉、一灯等人均赶到，眼见两人在险崖上斗得如此之凶，无不骇然，人人手心捏着一把汗。黄蓉渐渐瞧出小龙女虽使的是分心合击术，但出剑乏劲，始终无法取胜，便对杨过道：“过儿，你我同时向公孙止说话，叫他分心。”



黄蓉当下大喊，“公孙先生，裘千尺已被我杀死了！”公孙止听见，心中一喜。杨过叫道：“公孙止，你从前害死的柔儿化成厉鬼捉你来啦！瞧，她就在你背后！”公孙止又一惊，当下心乱如麻，禁不住打个冷颤。



便在此时，小龙女长剑斜出，剑尖颤处，刺中他左腕。公孙止把握不住，金刀直飞起来，在阳光下—闪，掉入了崖下山谷。小龙女左—剑，右—剑连连刺去，公孙止身子摇晃，右腕中剑，黑剑随之又掉下谷去。



小龙女双剑对着他胸腹，道：“公孙先生，你将绝情丹给我，我不伤你，他们都不伤你。”公孙止只求自己活命，顾念不了李莫愁，便从怀中掏出小瓷瓶。小龙女接过瓷瓶，心中又是甜蜜，又是酸楚：“我虽然难活，但终于救了过儿。”



小龙女走回来，众人围住慰问。小龙女拔开瓶塞，倒出半枚丹药，笑吟吟道：“过儿，这药不假罢？”杨过握着她的一只手，但觉手掌冰凉，惊问：“你脸为什么这样苍白？运一口气试试看。”小龙女试运真气，竟然气息不调，自知受毒已深。



小龙女安慰杨过道：“没什么，你快把丹药服了。”杨过接过瓷瓶和丹药，颤声道：“半枚丹药难救两人性命，要它何用？难道你死之后，我竟能独生么？”说到此处，左手一扬，竟将半枚丹药掷下万丈深谷中。



小龙女见他决意要与自己同生共死，心中又是伤痛，又是感激，剧毒发作，晕倒在杨过怀里。就在此时，忽听武三通大声喝叫：“李莫愁，你休想逃走！”众人回过头来，见那公孙止朝山畔斜坡急奔，那里站着—一个道姑，正是李莫愁。



武三通正要追去，山后又转出一人，白须拂肩，肩头扛着一只大木箱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。黄蓉叫道：“老顽童，把李莫愁赶过来。”周伯通哈哈笑道：“大伙儿瞧瞧老顽童的本领。”说着揭开木箱，赶出一群玉蜂来。



原来他趁蒙古兵火焚终南山，将小龙女的玉蜂装了一箱玩耍，领会了指挥玉蜂的若干法门，此时正好大显身手。只见那群玉蜂立时赶到李莫愁团团打转。小龙女听见嗡嗡声响，便似回到终南故居一般，悠悠睁眼一问：“咱们回家了吗？”



小龙女定了定神，才想起刚才的事。她对李莫愁道：“师姐，那绝情丹已投入了深谷之中，若你不害死天竺僧，不但救得杨过和我的性命，也能解你之毒啊！”李莫愁知此言不假，方知杀了天竺僧，到头来竟害了自己。



周伯通撮唇作嘯，玉蜂紛紛飛回木箱，向小龙女一謝，將木箱掙去了。李莫愁見周圍情勢，將心一橫，道：“小师妹，我是古墓派弟子，不能死在旁人手下，你上來動手罷！”說罷，將劍尖對住自己胸膛。



小龙女摇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我杀你作甚？”武三通，陆无双等人均想起李莫愁的杀家之罪，便挺剑而上。李莫愁一声冷笑，将手中剑啪的一声折了，然后双手负在背后，只待刀剑砍到，此生便休。



此时，忽见东边黑烟红焰冲天而起，朱子柳道：“庄子起火，暂缓杀她，抢救师叔遗体要紧！”说话间纵身上前，以一阳指功连连点李莫愁三处穴道，使她无法再逃。武氏兄弟押着李莫愁，众人随后，朝庄子返去。



一行人赶到情花从天竺僧丧生处，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遗体，见他面目如生，脸上犹带笑容，便道：“师叔那时正在寻找解毒的毒草。……”黄蓉听罢，翻过天竺僧手掌，见掌中握着一株紫色小草，一灯说：“小心，是断肠草！有剧毒！”



武氏兄弟道：“师娘，不如叫这女魔头把草吃了！”黄蓉摇头。这时，四周树木着火，热气难忍，黄蓉一行人来到东北角石山上，但见连绵屋宇已尽数卷入烈火之中。那李莫愁暗自运气，想脱身逃走，不想真气一动，痛得她“啊”地大叫起来。



眼花之中，她見楊過和小龙女并肩而立，好象就是自己刻骨相思的意中人陸展元和何沅君，便沖口而出：“展元，你好狠心，這時還有臉來見我？”心中一激動，情花之毒發作得更厲害了，模樣變得極是可怖。



“我好痛啊，快救救我。”一生倨傲，从不示弱的李莫愁大叫起来，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你们为什么活着？我要你们一起都死！”突然，双臂一振，猛然向武修文手中长剑撞去。武修文出其不意，缩剑退避。



李莫愁撞了个空，一个筋斗，骨碌碌从山坡上滚下，直跌入烈火之中。众人齐声惊叫，朝下望去，只见红焰火舌，飞舞周身。李莫愁在烈火中站直了身子，竟是动也不动。众人无不骇然。



小龙女想起师门之情，叫道：“师姐，快出来！”但见火焰已将她全身裹住，火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歌声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天南地北……”唱到这里，声若游丝，悄然而绝。小龙女怔怔地流下泪来。



杨过想起李莫愁和绿萼一恶一善，同是殉情而死，同是葬身火窟，心下黯然，不禁一声长叹。黄蓉抱着郭襄，想及李莫愁无恶不作，但生平也有一善，对郭襄有月余养育之恩，于是拿着郭襄的两只小手，向火焰中拜了几拜。



此时猛听得山顶上有人纵声怪笑，杨过抬头一见，冲口而出：“是裘千尺！去看看，她在山顶捣什么鬼！”一行人依循笑声奔向山顶，杨过才知此处正是当日他和绿萼、裘千尺出洞之处。那裘千尺正坐在太师椅中，仰天狂笑。



黄蓉提一口气，正要出言，山石后又转出一人，蓝衫方衫，正是公孙止。他脱下长袍，大声喝道：“恶毒老妇，你一把大火，将我祖先数百年大好基业烧得干干净净，今日还饶得过你么？”说罢，摆动长衫，向裘千尺奔去。



裘千尺呼呼兩聲，連發兩枚枣核釘。公孫止冒險疾沖，揮動長衫將核釘一一蕩開，忽然間，身子猛然沉下地中，不見了。裘千尺見他中計，哈哈大笑。哪知，只此哈哈兩響，地底忽地飛出一件長袍，裹住裘千尺坐椅，將她連人帶椅拖去。

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其理，只有杨过懂得其中缘故，率众奔到山巅一看，四名婢女尸横就地，旁边一个大洞，黑黝黝的深不见底。想不到两人生时切齿为仇，到头来都同刻而死，同穴而葬，化成一团肉泥，再也分拆不开。



黄蓉要众人分头寻山洞住宿一夜，明日离开此地寻访名医，给杨过解毒。大伙儿应声而散。杨过和小龙女正欲并肩而行，黄蓉即招呼道：“龙家妹妹，我有几句话给你说。”说着将郭襄交给郭芙，过来拉住小龙女的手。



杨过独自去大树下坐了。黄蓉道：“我家芙儿对你和过儿多有得罪，我实万分过意不去。有件事我不明白，你辛苦夺得绝情丹，过儿竟将它投入万丈深渊，那是什么缘故？”小龙女不想再生波澜，便道：“他脾气有点古怪。”



黄蓉道：“绝情丹虽然没有，他体内情花之毒未必不能解，所难者是他不肯服药。过儿只听你一人的话，你好好劝他罢！”小龙女又惊又喜：“那…那是什么解药啊！”黄蓉从怀中取出一把深紫色的小草，道：“就是这断肠草！”



小龙女不解。黄蓉道：“天竺僧手持这小草，毙时脸上犹带笑容，自是找到此草而喜。我师父洪七公曾道：凡毒蛇出没之处，七步内必有解药，这是万物生克的道理。这断肠草正好生在情花树下，正是情花的对头克星。”



小龙女听得连连点头。黄蓉又道：“服这毒草自是甘冒大险，但反正已然无药可救，咱们死里求生，务当一试。据我细想，十成中倒有九成生效。”说罢，又从怀中取出大把来交给小龙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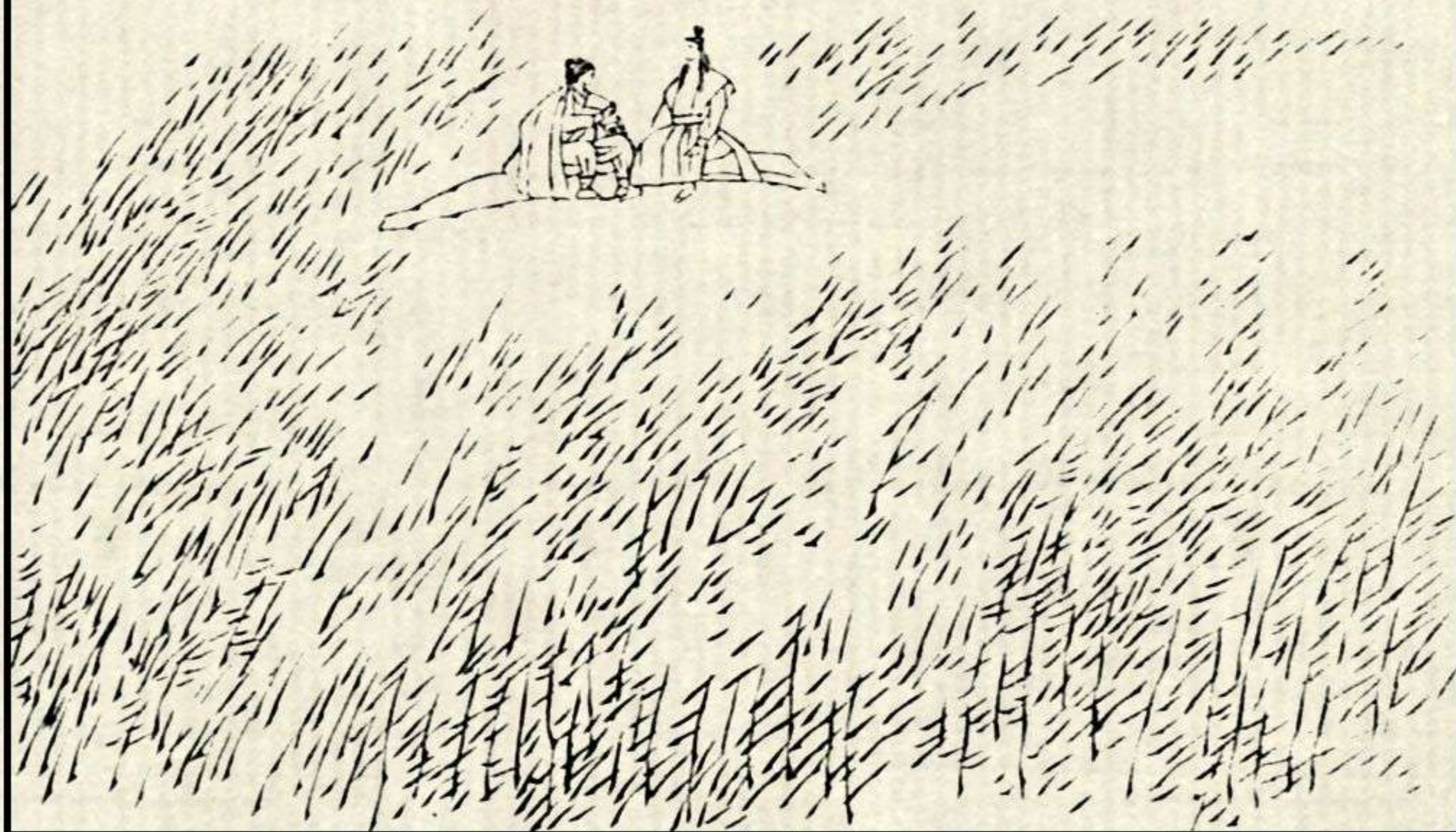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听罢，知道杨过有药可治，不禁心喜，但想到自己毒入膏肓，病体难愈，过儿对自己情爱如此深重，未必想一人活下去。她心意一动，便道：“好，我劝他服食，过儿一生孤苦，请郭夫人好好照看他些。”说着，向黄蓉一拜。



黄蓉离开后，杨过走过来。小龙女道：“过儿，咱们的日子也不多了，你陪我走走。”两人携着手，顺着山腰幽径走去。回头见夕阳在山，照得半天云彩泛红，山顶积雪发出耀眼的白光，实是美艳。两人不觉都产生了对生的留恋。



道旁忽然出现一朵盛开着的深红色小花，在微风中颤动，似牡丹不是牡丹，是芍药不是芍药。杨过见了欣喜，道：“这花儿开在隆冬之际，当真少见，它这般灿烂，这般艳美，我给她取个名儿，便叫作龙女花罢。”说着摘来插在小龙女鬓上。



两人又行一阵，来到一片草地上坐了。小龙女道：“过儿，记得当初咱们拜师时，你发过誓，说这一生永远听我的话，现在我做了你妻子，你还会不会违拗呢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师命不敢违，妻命更加不敢违。”小龙女道：“记得就好。”



两人佷坐着，天色渐黑，因累了一日，身上又各受伤，都慢慢合上眼睡着了。睡到中夜，杨过迷迷糊糊道：“龙儿，你冷吗？”伸手欲把她搂进怀里，哪知一搂却搂个空。杨过吃了一惊，睁开眼来，身边空空，小龙女不知去了何处。



他急跃而起，转身四望，冷月当空，空山寂寂，那有小龙女在？杨过急奔上山巅，大声呼道：“龙儿，龙儿！”四下里山谷鸣响，但小龙女始终没有回答。“她到哪里去了呢？猛禽怪兽伤不到她，倘若猝遇强敌，她睡在我身旁，我定有知觉！”



杨过急奔疾走，如颠如狂，与一灯、黄蓉等聚在一起。杨过大声问道：“郭伯母，你日间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要她劝你服那断肠草。”杨过道：“她既活不成，又何必活在世上？你女儿用冰魄银针打中了她，怎么能活？”



黄蓉怎料得竟有此事？惊得脸都白了，抬头望那裘千尺和公孙止失足坠洞的山峰，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杨过见她神态，霎那间又惊又怒：“你劝她自尽，好救我一命，是不是？我好恨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竟晕了过去。



一灯在他背上推拿一会，杨过悠悠醒转。一行人来到山巅洞口，朝下一望，黑黝黝的什么也瞧不见。众人割树皮搓结绳索，由程英下去探寻一阵。片刻程英回到洞口，大声道：“杨大嫂不在，下面只有公孙止夫妇的遗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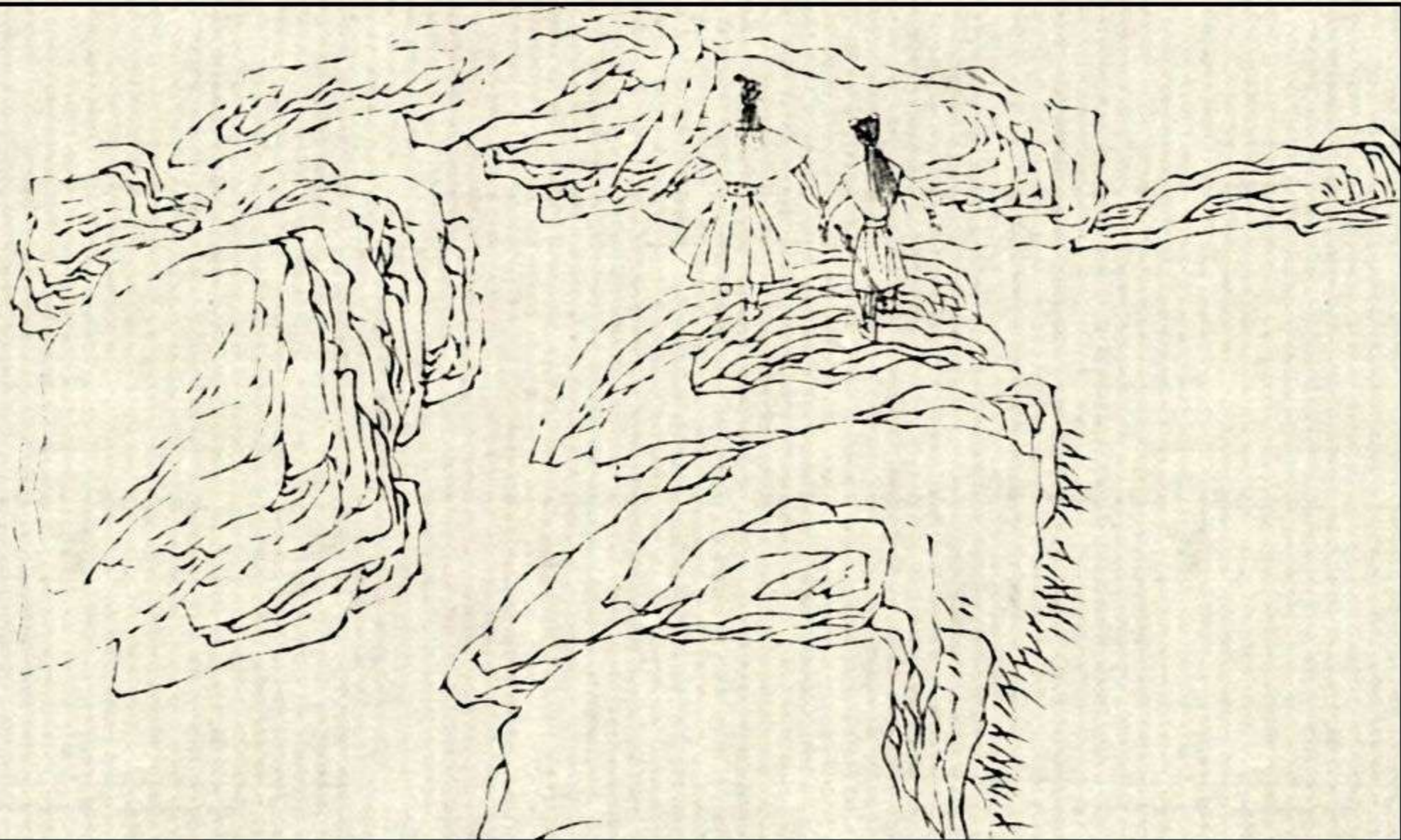
陆无双忽然道：“说不定她去了断肠崖，正设法捞那颗绝情丹？”杨过一听，率先奔到那里，大叫：“龙儿，龙儿！”朝石梁对面一望，隐约间似有一个白衣姑娘，鬓佩红花手执双剑正与公孙止激斗。定睛看时，却是一团白雾飘荡而已。



但那朵红花却当真是在对面山崖下。杨过胸口一震，当下提一口气，从石梁奔到崖上，俯身拾起花朵，花下却有个纸包，打开看时，里面包着一束深紫色的断肠草，他的心怦怦乱跳。陆无双在对面叫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在那边干嘛啊？”



杨过一回头，猛见崖壁上用剑尖刻着两行字，大的一行写道：“十六年后，在此重会。夫妻情深，勿失信约。”小的一行写道：“小龙女书囑夫君杨郎，珍重万千，务求相聚。”杨过痴痴坐着，心绪万般紊乱。



程英走过石梁来，顺着杨过的目光，向石壁上两行字低声读了一遍，也是大惑不解。她劝杨过说：“郭夫人足智多谋，料事如神，咱们去问她，必有明解。”二人当下飞身返回石梁对面去。



黄蓉听罢程英所说，默默沉思了会儿，突然眼睛发亮，双手一拍，笑道：“过儿，大喜，大喜！”杨过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说…是喜讯么？”黄蓉道：“龙家妹子遇到了南海神尼，当真是旷世奇缘。”杨过脸色迷惘：“南海神尼是谁？”



黄蓉道：“南海神尼是佛门中的大圣，我爹三十二年前曾见过她一面，现在只怕已有百岁高龄了。她老人家每隔十六年便来中土一行，恶人撞到她是前世不修，好人遇到她，她老人家必有慈悲。龙家妹子遇到她，她老人家定是欢喜，把妹子带去南海了。”



杨过喃喃道：“隔十六年？倘若真的蒙神尼她老人家垂青，那么这十六年中，定能驱除龙儿体内的剧毒了。”黄蓉道：“可惜这断肠草不知能否解得你体内之毒，倘若十六年后龙妹妹欣然归来，要是见不到你，只怕她不肯活了。”



杨过低头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服这断肠草试试，倘若无效，请郭伯母告知我那苦命的妻子罢！但不知这草如何服？”朱子柳请一灯示下。一灯伸出右手食指，在杨过的四处穴道各点一指：“我先护住心脉，你先服一棵试试。”



杨过此时求生意念复又大旺，取出一棵断肠草放入口中，但觉其味苦极，远胜黄连。过不多时，肚腹猛然大痛起来，犹如千万枚钢针在扎刺，肠子寸寸断绝。这番疼痛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，忽地哇的吐出了一大口血，殷红灿烂。



一灯道：“杨少侠服断肠草而身子不损，看来这草确有解毒之效，但为求万全，不宜连续服用，等七日之后，再自点穴道服药，但份量须得酌减。”黄蓉见太阳当顶，便提议道：“咱们离襄阳已久，不知军情如何，今日便回去罢。”



杨过表示要留在此处，陆无双道：“杨大哥尚未痊愈，我和表妹留着照料他几天。”黄蓉道：“过儿有小师妹和陆姑娘照料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待他体内毒性全解，三位请结伴到襄阳来，拙夫和小妹扫榻相候。”说罢向三人作别。



一行人渐行渐远，终于被林梢遮没。杨过走去一株情花树下，拔了三棵断肠草，并排插好，对陆、程二女道：“咱们三人相识以来，甚是投缘，从此兄妹相称，有如骨肉，两位意下如何？”程、陆二女立即跪下，拜了八拜，当即便以兄妹相称。



杨过七日后再服药，因体内毒性已然减轻，这次服药疼痛也不若上次那么厉害，待鲜血吐出，疼痛立止。他对陆无双道：“三妹，你的师父和我的师父是师姐妹。咱们古墓派的精深武功，载在玉女心经中，我传你一些古墓武功如何？”



陆无双大喜。当下杨过便将玉女心经的口诀说给她听，开始教习，如此教了月余，陆无双将整部玉女心经从头至尾记得再无遗漏，并悉知了古墓派的最精功夫。杨过也每隔七日服一次断肠草解毒，服量也逐次减少，病体渐渐痊愈。



一日早晨，杨过因在断肠崖前始终没得到小龙女半点音讯，知道再等也是无用，便拔了一束断肠草，又在沙地上写下几个大字：“暂且作别，当图后会。兄妹之情，皎如日月。”飘然而去。陆、程二女发觉后，奔到山巅眺望，惟见云山茫茫，那有杨过人影？



杨过又曾回到终南山古墓，然而除凤冠在床，嫁衣委地外，只是徒增一番伤心而已。他只得离开那里，去江湖东游西荡，忽忽数月。这日行近襄阳，他虽牵记郭靖，但不愿见郭芙，心想：“与雕兄睽别已久，何不前去一访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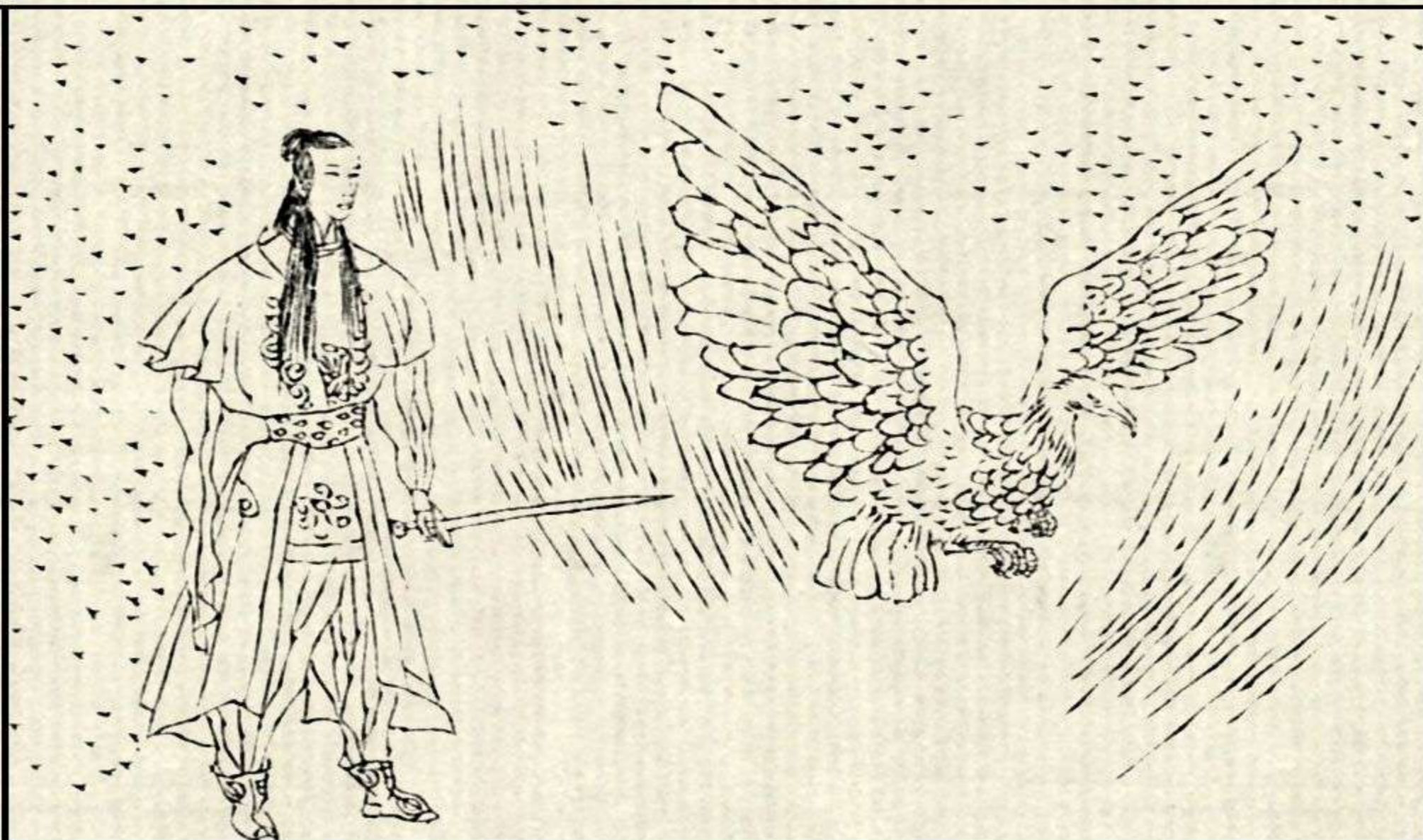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当下觅路赴荒谷而来，行近剑魔独孤昔年隐居之所，便纵声长啸，边啸边走，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前面山腰中传来呱呱鸣声。一抬头，但见神雕蹲在一株大树之下，双爪正按住一头豺狼。



神雕见到杨过，立即放开豺狼，大踏步过来。杨过将它抱住，一人一禽，均是十分欢喜。杨过想，离此不过数月，却已出生入死，自死出生，悲欢聚散，经历了无数变故，只可惜神雕不会说话，否则可向它大吐心怀了。



杨过日日与神雕为伴。这日来到独孤埋剑的山崖前，重看石刻，写道：“四十岁后，不滞于物，草木竹石，均可为剑，自此精修，渐而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”心想：“这漫漫十六年中，我来钻研这木剑胜铁剑、无剑胜有剑之法便了。”



这一日，天下大雪，神雕欢呼一声，跃到旷地上，展开双翅，卷起一股劲风，将雪片吹了开去。杨过看见，心合一动：“冬日并无山洪，雪中练剑倒也是个绝妙法门。”那神雕卷动之力越来越大，雪花下得虽密，竟没半片飘落身上。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杨过兴起，提起木剑，也到雪中舞了起来，同时右手袖子跟着挥动，每见雪花飘落，或以剑风，或用袖力将雪花荡开，如此练了半日，木剑和袖子的劲力均觉颇有增进。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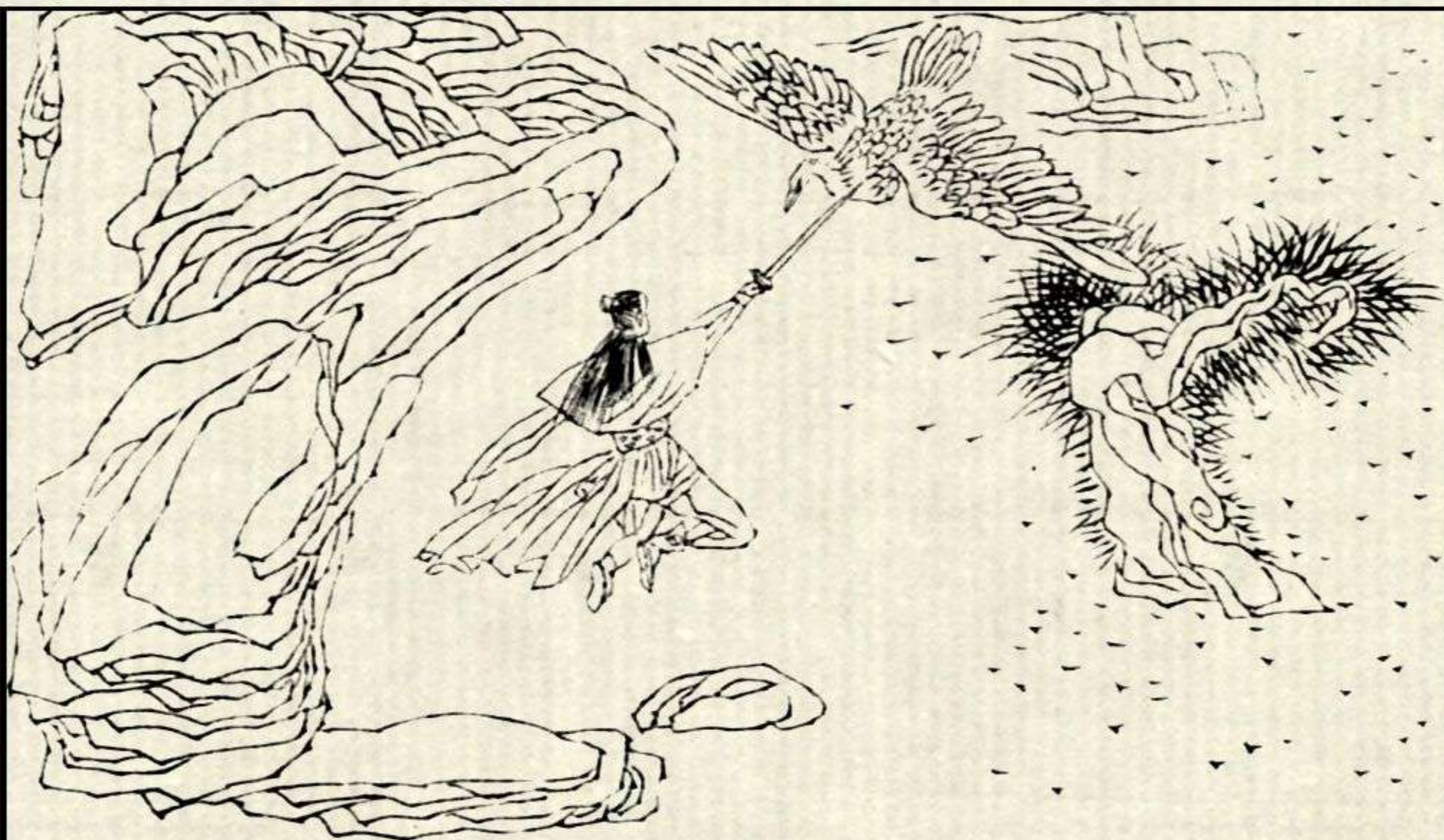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一三



到了第三日，雪下得更大了，楊過正自凝神揮劍擊雪，神雕突然揮翅向他掃來。楊過沒有防備，險些掃中，當即縱身急躍相避，但額上已有兩片雪花粘上了。楊過突然明白：“雕兄今日又來和我練劍了。”



杨过立即伸出木剑还击，喀喇一响，木剑与雕翅相碰，立时折断。神雕不再进击，啾啾低鸣，神色间竟有责备之意。杨过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暗怨：“我若不练成木剑，如何对得住雕兄一番美意？”



杨过又削了一柄木剑，在雪中再与神雕斗起来。那神雕毫无怠意，似乎督责甚严。杨过思道：“这番旷世难逢的奇缘，不能白白错过。”便拒力相抗，不时侧避闪跃，乘隙还击，这一次却支持到十余招，木剑方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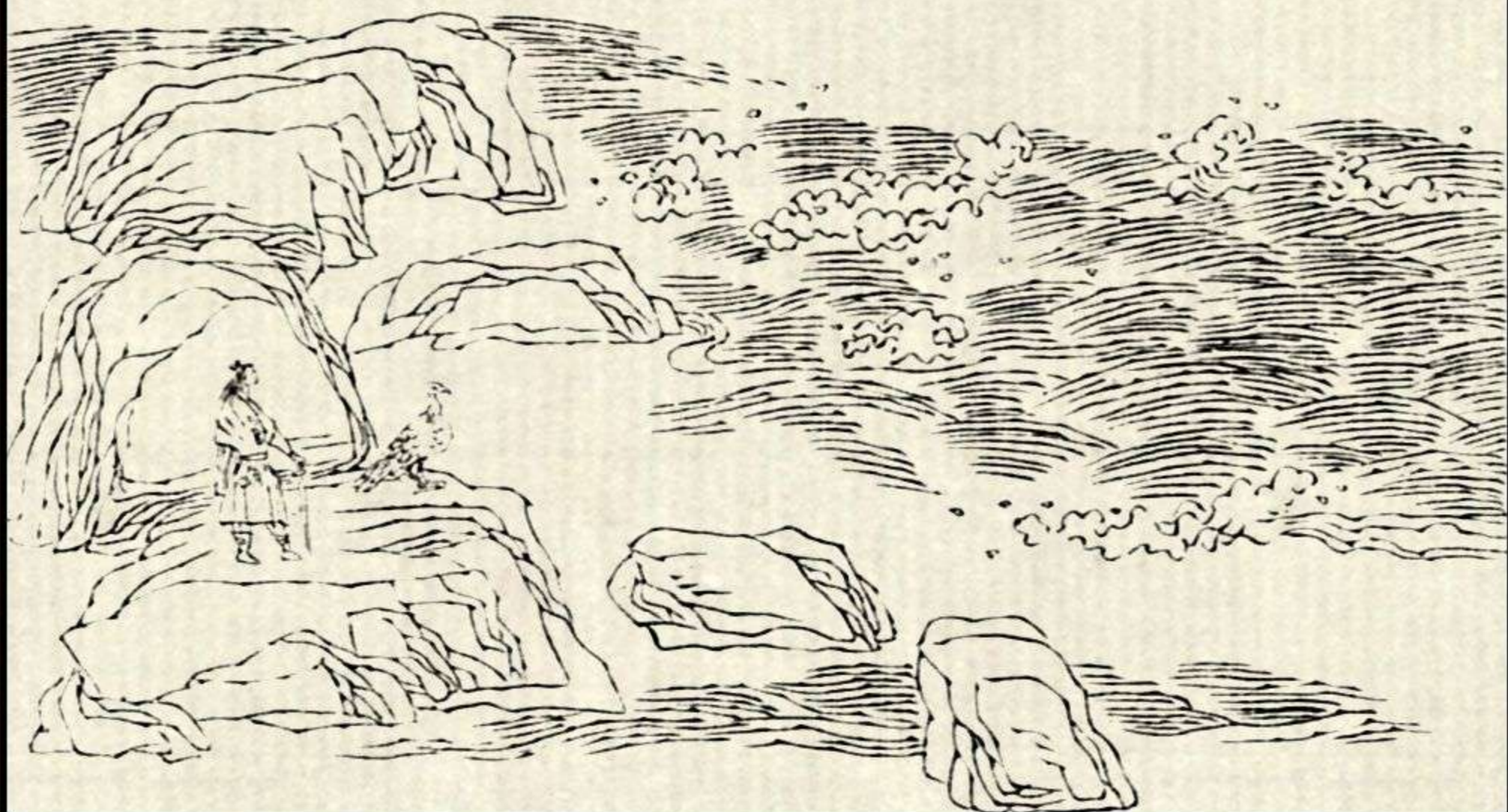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练功既勤，对小龙女的相思便不再如数月前那么心焦如焚了。这时体内情花之毒早已尽解，内力既增，体格日壮，已非昔日的憔悴容颜了。岁月匆匆，眼见天寒地冻，转眼便到了与小龙女分手的周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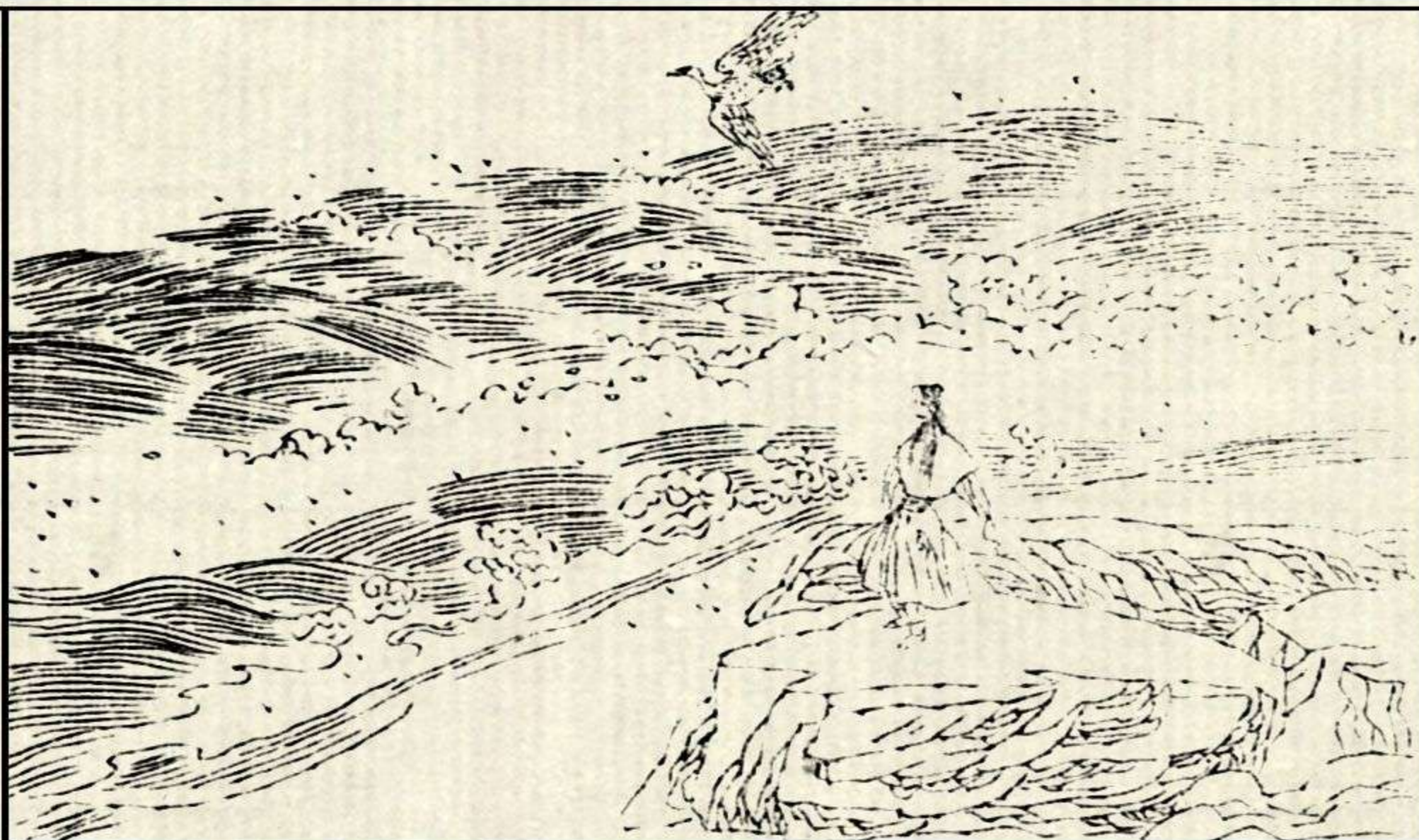
他对神雕道：“雕兄，我欲去绝情谷一行，今日和你暂别。”神雕与他同行到峡谷岔道。杨过向他一揖，欲要向北而去，不料神雕却咬住他的衣衫，拉他向南。杨过心中奇怪：“雕兄往日甚是解事，何以此刻如此固执？”



苦在言語不通，楊過只得跟着它朝南走。路上楊過幾次欲要轉身向北走，神雕便咬住他的衣角不放。楊過想道：“雕兄甚為神異，拉我南行必有深意，我跟它前往便了。”於是消了赴絕情谷之意，跟着神雕，直往東南方而來。



行了十余里，杨过骤然间心中一动：“雕兄寿高通灵，莫非它引我到南海去和龙儿相会？”想到此处，胸口热血奔腾，难以抑止，当下迈开大步，随着神雕疾驰，不到一月时光，便抵东海之滨。



他站在海边石上，远眺茫茫大海，眼见波涛汹涌，心中忧喜交集。过不多时，耳听得远潮隆隆，声如闷雷，连续不断，便如千万只马蹄同时敲打地面一般，但见一条白线向着海岸急冲而来。



瞬间，海潮冲至身前，似欲扑上岸上。杨过纵身后跃，突觉背心一股极大的劲力推到，正是神雕展翅扑击。他身在半空，不由自主，扑通一声跃入了滔天白浪中，但觉口中一咸，喝下了两口海水。



他略一凝神，已明其理。“原来雕兄引我到海畔来，是要我在怒涛中练剑。”当下双足一点，窜出海面，劲风扑脸，迎头一股小山般的大浪当头盖下。他右臂使劲在水中一按，跃过浪头，急吸一口长气，重又回到海底。



这样，白天虽已累得脸色苍白，但夜间仍趁海潮又至时，携了木剑跃入浪中挥舞。似此日练两次，寒暑不间，木剑击刺之声越练越响，到后来竟有轰轰之声，响了数月，剑声又日渐归于寂静。自此反复习练，六年之后，竟达到轻响自择的境地。



他在海潮中迎波刺激，劍上所發勁風已可與撲面巨浪相拒，神雕縱然力道驚人，也已擋不住他木劍的三招兩式，差近獨孤當年的神技了。他方体会到劍魔獨孤暮年“以此劍術，天下復有誰能與抗手？”的心境，無怪獨孤自傷寂寞，埋劍窮苦。



岁月匆匆，杨过每每在海畔练剑，总不断地向海船上的归客打听南海岛中可有一位神尼，但问过千百个舟师海客，竟无半点音讯，于是便渐渐绝了念头，心想不到十六年的期限，终是难与小龙女相会的。

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

四川美術



一日，风雨如晦，杨过望天猛然心有所感。若于一地苦候与小龙女重会之约，倒不如以一身绝技漫游四方，行侠仗义？于是当下腰悬木剑，身披敝袍，携了神雕，悄然而去。自此足迹所至，踏遍所有中原江南之地。

神雕侠侣（七）

一二七

神雕侠侣 (7)

改编：文西早 绘画：绪经 明阳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安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64印张16印数：1—24,000册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410-0467-7/J·442

定价：（套装）5.80元